

紫百合轩轾系列第一部

绝色倾城

紫百合 著

开始，他以为他的梦中人如同他爱的天下的版图，
可以让他一生追随。渐渐地，他却看见，她的目
光里夹带着丝丝入骨的悲凉……

今南文藝出版社



金瓶梅

紫百合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色倾城/紫百合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0765-066-9

I. 云… II. 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148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承印单位 河北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35 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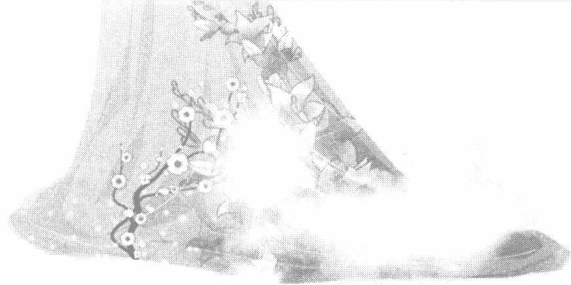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春宴	祭陵	放鸢	夜袭	驾崩	议婚
〇〇一	〇〇三	〇一五	〇二八	〇三八	〇四八	〇五八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秘密	情错	剑影	登基	爱慕	惊变	暗害
〇六九	〇八一	〇九五	一〇七	一二〇	一三一	一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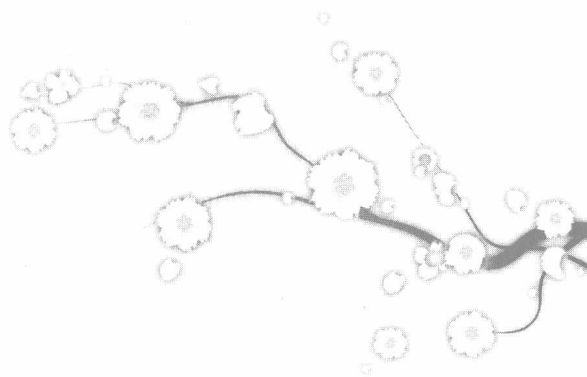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剑湖	一五五
第十五章	生离	一六六
第十六章	孽缘	一七九
第十七章	痛楚	一九二
第十八章	宫变	二〇六
第十九章	战火	二一九
第二十章	边关	二三一

第二十一章	诱惑	二四三
第二十二章	断弦	二五五
第二十三章	僵局	二六九
第二十四章	浮云	二八一
番外	颜夕	二九四
后记		二九九

楔
子

相传，天璧国顺位第一百六十九位的皇帝轩辕璟拔剑杀尽宫中妃嫔后，以冲天烈火焚毁轩辕剑，自投护城河，溺水身亡。



相传，亿万年前，天地混沌一片，造物神盘古手执利剑一柄开辟乾坤，从此就有了天上、人间两界。

人间有个王，复姓公孙。一日，公孙得一梦，梦见盘古赐给自己一把黄金剑，自此，公孙有异能，诸侯尊其为天子，号“黄帝”，因其出生于轩辕之丘，故国人亦称其为轩辕氏。轩辕黄帝按梦中所见黄金剑之形，召天下能工巧匠于湛庐，历经九九八十一年铸成一剑，名曰“轩辕剑”，奉为镇国之宝。

自轩辕黄帝始，轩辕皇族开始统治中华大地，历经数载后，国力逐渐强盛。轩辕黄帝为弘扬皇室宗脉，后宫纳四妃十嫔，生子十人，除嫡传长子之外，其余子孙不分嫡庶，分别赐予祁、滕、姬、荀、衣五姓，分封华夏诸国给王侯。

祁、滕、姬、荀、衣等诸国历经数代繁衍，血统与轩辕氏族渐渐疏远，为表示对宗祖尊崇之意，皆自称黄帝子孙，然而其中，唯有轩辕皇族具有最高贵、最纯正的黄帝血统，拥有抚治四海、至尊无上的帝王特权，其国称为天璧国。

相传，天璧国顺位第一百六十八位的皇帝轩辕谷不幸身染重病，英年早逝，驾崩于帝京，年仅十二岁的皇太子轩辕璟在众臣拥戴下继皇帝位，次年改年号为“天纪”，不料轩辕璟成年后因无人管束而日益纵情声色、荒淫无道，以致国政衰弛、民怨沸腾。以辽东祁王为首，滕、姬、荀、衣诸王暗中勾结图谋反叛。

天纪十九年春，天璧国北方的附属国燕国趁轩辕璟三十二岁寿诞之际，前来攻袭帝京，祁王、滕王等五王佯装发兵救援，实则按兵不动，任由燕兵入皇宫大肆抢掠珍宝、美人无数。

四面楚歌、情势危急之时，天璧国顺位第一百六十九位的皇帝轩辕璟拔剑杀尽宫中妃嫔后，以冲天烈火焚毁轩辕剑，自投护城河，溺水身亡。轩辕璟妃妾众多，膝下却并无一位皇子、皇女，天璧国从此消亡。

诸侯五王闻讯后立刻率兵进京，与燕国国君合议订立“帝京之盟”，将天下六分。祁帝率先登基改元，设都城于临安，号明道，并大赦天下，群雄纷纷效仿，各自割据称帝。

自明道二年起，祁帝、滕帝、姬帝、荀帝、衣帝与北部的燕帝，并称“风云六霸”。



第一章 春宴

她暗自伤怀，自己虽然贵为祁国公主，较之在街头乞食的流浪幼女们，也不过是不再受饥寒之苦而已，终究只是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一只帝国风云霸主玩弄于股掌间的弱小动物。

明道十五年春，祁国后宫西苑。

这是一所宁静而雅致的宫苑，苑内遍植着繁密的淡紫色藤萝。雨后初晴，清风徐徐，吹起御池的波澜，吹得雕檐下的一串玉质风铃叮当作响……丝丝缕缕的温柔阳光轻洒下来，照得那淡紫色的藤萝花更显娇艳。

一个妙龄少女身着月白色纱罗裙，手执团扇，正在藤萝架下捡拾落花。她五官精致，肌肤如白玉般柔美无瑕，眼神自然而纯净，仿佛不曾经历过人间的是非。

“公主，看！这边又生了一丛野花呢！”只听得有个侍女用娇嫩的声音呼唤着。

云萝循声抬头望去，只见在一面朱红色宫墙下不显眼的角落处，正摇曳着一丛白色的小花，它们在风中显得那么纤细，那么楚楚动人。

云萝轻巧地伸出团扇，制止欲伸手摘花的侍女，说：“小雨，那花太干净，不要輕易折损了它。”

小雨依言住手，回头凝视着主人的容颜，心想：“这花倒似三公主，一样的柔弱娇贵，明明生于御苑之内，却被遗弃墙头，埋没于草根之下，实在令人惋惜。”心中虽如此想，却不敢说出，只点头应了一声。

宫门一入深似海，自明道五年被祁帝之胞弟祁王从民间选入皇宫，云萝被封为祁国公主已整整十年。

当年，因祁帝膝下无女，祁王奉祁帝旨意在宫外寻觅清秀灵慧的幼女三名，抱进皇宫抚养，任几院嫔妃挑选为义女。祁帝甚是喜欢，亲自为此三女赐名为风菲、月芷、云萝。

风菲仪态落落大方，被皇后选中封为大公主，二公主月芷拜在祁帝最宠爱的永妃膝下，唯有云萝命运坎坷，被西苑的静妃领养未久，静妃就染上了一种无名之症，不但未能亲自照料云萝，反因身患病症遭祁帝疏远冷落，西苑从此渐显凄凉冷清。

同为祁帝义女，因为静妃的缘故，三公主云萝远远不及风菲与月芷受祁帝关注，而且因为历时太久，云萝将自己的身世来历、家乡何处、父母何人，早已遗忘得干干净净，记忆中唯一的熟悉之人便是训导、照料自己的静妃，再亲近一些的人，只有身边的侍女小雨。

这时，西苑门外匆匆闪过一名内侍身影，他走到云萝面前，传旨道：“皇后娘娘在东苑设春宴，请静妃娘娘与三公主同往，静妃娘娘若是身体不适就免了。”

春宴是宫中的旧规矩，依惯例由皇后主持，各院嫔妃、公主都必须参加，以

表“迎春、送春、祈求平安”之意。

云萝微微颌首，答道：“有劳公公传报，母妃今日才进了汤药歇下，我换过衣服即刻就去。”

西苑的宫人们听说皇后传诏赴宴，一时都手忙脚乱。小雨替云萝取过一套粉红色的内衬宫裙和浅蓝色的曳地外裳换上，又在她的云鬓旁插上两支金凤钗，脸颊上扫几笔晕红的胭脂遮掩住面容的素淡，才放心让云萝出门。

云萝虽然素性浅淡，却知道若是犯了皇后喜欢热闹富贵的忌讳，吃亏的总是身边的人，也就由着她们给自己打扮得娇艳一些。一切都准备好后，她接过宫人递来的一条镶金线的粉色披帛，带着小雨往御花园东侧皇后所住的东苑去。

二人走到御花园的柳林附近时，小雨突然“哎呀”一声，顿足不迭道：“三公主，东苑的小翠姐姐要我给她捎带一个绣鞋的牡丹花样，她说过好几遍，我偏偏给忘了，今天她若是看见我一定要催讨的！”

云萝微微一笑，说道：“不用急，你回去拿，我在这里等你就是了。”

小雨迅速向西苑飞奔而去，云萝见她走远，便在御池旁的石椅上坐下，随手将飘落的柳叶系成小卷抛向池心，引逗得池中的鲤鱼纷纷浮出水面，张开朱红小嘴吐气泡，煞是有趣可爱。

皇宫北苑，醉心亭。

数名侍卫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名头戴流云冠、身穿青色丝绣云朵锦服的英俊男子，他剑眉星眸、面如冠玉，正沉着地端坐在亭中主位，注视着手中一柄光芒四射的宝剑，冷峻的目光反复掠过剑柄上的花纹，缓缓伸出指尖轻弹了一下剑身，辨其声响后还剑入鞘。

他就是秦王祁舜，祁帝永妃所出三皇子。

祁舜的年纪不过二十出头，但是眉目间透出的神色却十分深沉老练，尤其那一双黝黑如秋日寒潭的湛湛双眸，隐隐蕴含帝王威仪，只消轻轻一扫，就教人油然而心生畏怯。

明道十二年，祁帝的长子祁辂、次子祁瀛都在一次罕见的宫廷瘟疫中不幸染病身亡，自此之后，祁帝对唯一幸存下来的三皇子祁舜便异常宠爱，百般扶持，不但延请天下博学之文士入皇宫为西席太傅，更招揽武功盖世之侠客教授其武学精要，并叮嘱暂时代为摄政的弟弟祁晟悉心教导其帝王之道。

祁舜年纪刚及弱冠，却有过人智慧，处事公平冷静，短短几年就以出色的政治才华蜚声朝野，他以太子身份临朝后，摄政王祁晟足迹渐少于殿堂，时常称病

在祁王府闭门不出。

一位身穿长袍短襟的异服朝臣跟随在内侍身后，小心翼翼地迈着碎步走进亭内，向祁舜叩首道：“臣禀秦王殿下，我国燕帝听说秦王喜好宝剑，这柄天下排名第十的承影剑系燕帝珍藏多年之宝，如今权当求娶祁国公主的聘礼，请秦王殿下笑纳。”

燕国使者深谙祁国礼制，知道祁国与燕国不同，朝臣对未登基的储君并不称“太子”，只尊称原属地封号，故谨慎地称祁舜为“秦王”。

祁舜冷眼扫视着手中的承影剑，剑眉微微蹙起，向身旁一名侍卫傲然说道：“将我们珍藏的剑拿来，给燕国使者看看。”

那侍卫应声而去，小心捧来三个剑匣，一一摆放在石台上。

祁舜示意侍卫开启第一个剑匣，并对那燕使说道：“父皇业已允准两国联姻，本王与燕国太子既然互为姻亲，来而不往非礼也。本王素有藏剑三柄，请贵使随意拣择其一回赠太子。”

燕国使者恭谨谢过，慢步走近石台，那侍卫将剑匣依序开启后站立一旁，沉声道：“请燕使大人挑选！”

燕国使者刚走近剑匣，就已感觉到三柄剑所散发出的凌厉之气，身体不由自主地颤了一颤，他按捺着不安，壮胆拿起其中一柄，更是万分惊骇。这三柄看似普通的宝剑，竟是失传已久的“天下十剑”之“龙渊”、“泰阿”和“赤霄”！

祁舜取出这珍藏的三剑，燕帝赠予祁国的承影立刻相形见绌。

燕国使者本是识剑之人，心中暗惊，但仍然强作镇静，带笑婉转禀道：“臣替太子谢过秦王殿下回赠之美意，但是秦王殿下如今已得十剑之三，加上燕帝所赠恰好是四喜之数，殿下不如另赠别物。”

祁舜见他如此说话，将手中承影剑归鞘后，淡然说道：“既然如此，本王就改赠绝世玉璧一面与燕国太子，请燕国拣择吉日良辰，先为太子和皇妹举行订婚仪式，再议婚期。”

燕国使者叩首拜谢，应承道：“谢秦王殿下厚赐，臣即日返回蓟州禀报燕帝和太子，请秦王殿下静候佳音。”

祁舜眼观燕国使者的背影，冷峻的唇角隐约上扬，黝黑的双眸依旧如幽潭一般深不可测。

另一名侍卫捧过一个簇新的剑匣，趋奉而前，跪地说道：“属下日前听说塞外有剑客纷纷争夺此剑，料想必是宝物，如今得到手，呈请殿下过目。”

祁舜略看了一眼，随即弃于一侧，说道：“此剑距离铸就之时不过七十余载，并非宝剑，留之无用。”

那侍卫原本以为千方百计寻了这柄剑来，必定能讨得主子欢心，猛地听见这淡淡的一句话，忙不迭跪倒在祁舜脚下的红色锦毡上，告罪道：“属下眼拙该死……属下并非有意取了伪装赝品来欺瞒王爷……”

祁舜尚未说话，亭外已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随即，一位少女笑着轻移莲步走了过来：“听说三哥今日得到了一柄稀世神剑，不知我可有眼福鉴赏鉴赏？”

此女正是昔日与云萝一起被挑选入宫的祁国大公主风菲，她身材高挑、气质华贵，头戴三凤金冠，身穿一件粉色金绣小袄，下罩水粉色罗裙，越发显得窈窕多姿。

那侍卫见她来到，急忙叩首道：“奴才叩见大公主！大公主精识天下名剑，只是奴才今日觅得的这一柄并非……”他面露难色，吞吞吐吐，径自低着头，不敢看祁舜。

风菲步履轻盈地走到祁舜面前，以纤纤十指握住剑柄用力抽出，见那剑身寒芒四射，秀眸中瞬间流露出赞赏之色，然而不过须臾，她将柳眉微蹙了一蹙，向祁舜道：“三哥从何处得来这柄欧冶子徒孙所铸伪剑？”

祁舜剑眉轻扬，问道：“纵然是伪剑，何以见得是欧冶子徒孙所铸？”

风菲轻轻放下剑，转身看向祁舜，面带自信之色欣然说道：“三哥既然有心考我，我今日就斗胆在此班门弄斧一次。”她虽然如此说话，眉目间却极具信心，继续朗声说，“从古至今天下有名剑十柄，从十到二排名依次是承影、纯钧、鱼肠、干将莫邪、七星、龙渊、泰阿、赤霄和湛泸，排在第一的便是轩辕剑。其中龙渊、泰阿二剑均出自欧冶子之手，以剑气冰寒凌厉而见称。三哥今日所得之剑身犹带丝丝寒气，阴森逼人，颇有欧冶子遗风，而剑成不过数十载，自然是欧冶子徒孙所仿制之物了！”

风菲言之有据、侃侃而谈，乌黑秀发所戴珠冠上，金凤口所衔珠串微微摇颤，映衬着她的如花笑靥，不禁令人惊叹。

祁舜黑眸微转，赞道：“说得好。”

那侍卫更加惶恐惭愧，忙道：“奴才识剑之术远远不及大公主，请大公主日后多多训示！”

风菲粲然一笑，说道：“三哥自己何尝不是识剑高手？你是三哥的属下，怎么轮得到我来训示？”

几名小内侍忙低头将那柄伪剑拾起，祁舜向风菲道：“母后今日在东苑设春宴，你去迟了未免不恭，不必在这里耽搁了，快过去吧。”

风菲走到他面前嫣然微笑，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小的方形锦盒，柔声说道：“听说后天是三哥的寿辰，小妹有一件薄礼相赠，希望三哥不要嫌弃风菲的手艺粗陋才好。”

祁舜略点了一下头，俊颜掠过一丝笑意，说道：“多谢。”却并不亲手来接，随即起身离座，对身旁另一名内侍说道，“去御书房。”

他身边的小内侍会意，疾步向前伸手接过锦盒，陪着笑脸说道：“大公主的礼物必定精美难得，奴才一定小心拿好。”

风菲急忙加快脚步，追赶上去唤道：“三哥且慢！”

祁舜止步回头，见风菲似有话说，问道：“什么事？”

风菲唇角仍挂着笑意，走近祁舜，娇声说道：“三哥，小妹听母后说燕国来使前来求亲，不知道是真是假？父皇……三哥如今确定和亲人选了吗？是我们姐妹之中的哪一位？”

祁舜见风菲直言相问，脚步并不停留，说道：“此事春宴时母后会有决断，你去了自然知道。”

风菲凝望着祁舜的背影，秀眸掠过一丝淡淡的失落和忐忑不安的神色。

和亲，在许多历史年代中，是友好邻邦之间加强亲谊的一种手段，小国为得到强国的保护，进贡美人给强国的国君以求自保；强国为索取小国的臣服和恭顺，强迫小国嫁出公主以做人质；或者小国向强国求娶公主，以为恩宠和荣耀，种种情形兼而有之。

燕国位于北方，兵强马壮，民风彪悍，地域逼近辽东祁国，自“帝京之盟”后堪称北方霸主，祁国、姬国等国君虽然身为黄帝嫡系，后裔皆无人能撷其锋，但是燕国长期偏安一隅，若想逐鹿中原，祁国便是燕国一定需要越过的边境和门户。当年如果不是祁帝大开方便之门，燕国绝不可能直捣黄龙，攻下轩辕瓌所在的帝京。

祁、燕二国的关系，从表面来看是友好结盟，然而祁帝和燕帝皆非善类，多年来各怀心机。燕国此时向祁国求亲，尽管其用意颇费思量，但是祁帝决不会拒绝，否则，当年他又何必叮嘱祁王寻觅美貌可爱的女童进皇宫抚养多年？

风菲、月芷、云萝，早在十年之前，就注定将来会成为祁国牺牲的棋子。

风菲身处皇后的中宫，对朝政风云了解得比两位妹妹更多些，她虽然明白和

亲是自己将来不可摆脱的命运，但是，气候寒冷、地广人稀的北方燕国毕竟不是一个南国公主最好的归宿。即使要和亲，也要尽量争取嫁给衣国、姬国等与祁国血缘更近的诸国王孙，毕竟他们的高贵血统远远胜过北方燕帝的子孙，将来与祁国反目成仇的几率较之燕国也小得多。

如今祁国国中大权都落在三皇子祁舜手中，各位公主的命运也就掌控在他的一念之中了。月芷和祁舜都由永妃抚养长大，若是永妃出面说情，祁舜必定不会有意挑选月芷，风菲怎敢不用心讨好这位哥哥、希冀他不要选中自己去做这一次的“和亲使者”呢？

风菲身边的侍女见她怔住，低声唤道：“大公主，南苑二公主仗着自己是永妃的义女，抢在我们前面送贺礼给殿下，以为能够讨得他的欢心，可惜殿下未必看中她的礼物呢！”

风菲柳眉蹙起，说道：“二公主月芷的心思向来比谁都重……”她顿了一顿，又道，“西苑的那位呢？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吧？”

侍女闻言，不禁低声笑道：“大公主难道忘了？西苑的静妃娘娘和永妃娘娘向来不睦……大公主何必担心那位动什么心思呢？”

风菲会心地一笑，主仆二人沿着御花园小径一路而去。

云萝独自在御池畔等候着小雨，觉得逗弄鲤鱼很有趣，正欲起身再摘一片柳叶时，恰好看见祁舜带着数名小内侍经过御池旁。

她与祁舜虽然名为兄妹，毕竟男女有别，且自幼在不同的处所长大，静妃因病且不善逢迎，与永妃关系并不密切，所以云萝与祁舜见面的机会并不多，祁舜时常拜见皇后和永妃，和风菲、月芷略为亲近一些，几乎从来没有认真留意过她。

云萝在宫中偶尔也会遇见祁舜几次，故而并不惊慌，此刻也只按往日的礼仪，略微弯腰屈膝向他福了一福，唤了声“三哥”，等待他过去。

不料，祁舜这一次却没有匆匆而过，反而刻意停下脚步，低头端详了一遍她的打扮。

云萝半晌不见祁舜赐起，心头觉得诧异，不禁抬眸向祁舜看了一眼，恰好迎上他那双如深潭般清澈的黑眸，急忙低垂下头，又说了一声道：“小妹给三哥请安。”

祁舜平日见惯了各种各样的绝色佳人，尽管乍见云萝妆容淡雅、衣着微带华丽，犹如初春的藤花一般娇美多姿，倒也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此刻被云萝

的话提醒之后，迅速收回了目光，冷冷地应道：“平身，以后见我不必每次都这样行礼，母后的春宴你速去吧。”

云萝不觉有异，答应着站好时，小雨已取到绣鞋的牡丹花样追来。二人不敢再耽搁，加快脚步前往东苑。

皇后所居的东苑，疏栏外种植着五颜六色的当季鲜花。现在正是牡丹、芍药、月季的花开时节，花圃中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各种红、黄、绿、蓝、紫、黑、白、粉的奇花异草齐聚一处，开得如火如荼、娇艳欲滴。其中尤以牡丹花最为醒目，花朵大如圆盘、小若金盏，微风起时摇曳多姿，尽显富丽堂皇之气。

云萝来到东苑时，殿内一片笑语喧哗，宫中的诸妃和公主已来了不少。

二公主月芷身着一袭湖绿色绸衣端坐在永妃身侧，她将一头秀发绾成高高的凌云环髻，以各色宝石为压发装饰，眼如秋水，唇若点珠，天然生就一种袅娜风姿，较之大公主风非的秀丽雍容，别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

云萝依照礼制一一拜过皇后和诸位嫔妃，因见月芷身旁还有一个空出的座位，料想是皇后为自己所留，便轻轻移步走过去坐下。不久，大公主风非同侍女一起款款进殿来，径直走到皇后身侧坐下。

祁皇后微微示意，身旁内侍便宣道：“娘娘有旨，传膳！奏舞乐！”

在东苑的百花丛中，设有白玉高台一座，四周装饰着金雕护栏，台面铺设红色锦毡。皇后传旨后，立刻有数名宫廷舞姬步上高台，在牡丹丛中且歌且舞，她们的声音犹如出谷黄莺一般婉转动听，伴随着高台下的乐声，她们轻启娇声歌道：“今岁花时深院，尽日东风，荡飏茶烟。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闻道城西，长廊古寺甲第名园。有国艳带酒，天香染袂，为我流连……”

殿中一时热闹非凡，众妃为了凑趣，或行酒令猜拳，或罚酒唱曲，陪祁皇后玩笑了一番。

宴席将散时，祁皇后才下令止住舞乐，带着盈盈笑意看着众人，缓缓说道：“今日固然是为设宴送春，本宫也还有一件喜事宣布。”

云萝留心观察二位姐姐，见月芷面不改色，风非则柳眉微蹙看向祁皇后，神情颇有紧张之色。云萝平日身处冷清的西苑，消息远远不及风非和月芷灵通，全然不知燕国派遣使者前来祁国求亲一事，只凝神静听下文。

祁皇后顿了一顿，看向云萝说道：“燕国太子将至大婚之年，燕帝因与皇上素来交好，昔日曾有言联姻，去年就曾递来拜帖，如今郑重其事遣使来临安议婚，

皇上深思熟虑后应许了燕帝，将三公主云萝许嫁与燕国太子，择日订婚。你们都应该向静妃贺喜，可惜她因病今日没来。”

永妃随即笑道：“果然是一件喜事，不过这件事何尝不是皇后姐姐的喜事？永妃在此向皇后姐姐道喜了！”

祁皇后笑视云萝，众妃被永妃点醒，纷纷向皇后道喜不迭。

云萝见祁皇后今日特别关注自己，早已暗觉诧异，刚才听祁皇后说到“将三公主云萝许嫁与燕国太子”，觉得自己还有些恍惚，此时眼见众人给祁皇后道喜，立刻顿悟这件事已是真真切切，祁帝应许了燕帝的求婚，准备将自己嫁往燕国。只因这消息来得太过突然，云萝一时不知如何招架，只好勉强支撑着场面。

风菲的心头大石终于落地，顿时如释重负，走近云萝，握住她的手，假装不舍地说道：“母后的意思是说，云妹妹不久之后就要离开祁国吗？听说燕国都城蓟州距离临安约有千里之遥，我们姐妹以后岂不是难以见面了？”

月芷见状，同样握住云萝另一只手，低叹道：“燕国太子妃将来便是一国之母，父皇、母后为了云妹妹的终身着想才如此决定，我们纵然舍不得云妹妹嫁出去……也不能阻了妹妹的大好前程。”

云萝秀眸微闪，见两位姐姐虽是好言抒发离愁，面上却皆带着释然神情，只得按捺着重重心事，说道：“多谢二位姐姐关怀。”

祁皇后见她们三人叙话，不禁笑道：“你们姐妹倒是情深，不过女儿家迟早要出闺阁，你们也不必羡慕云萝的好归宿，皇上早有打算，风菲和月芷的吉时恐怕也为期不远了！”

风菲一心不愿嫁往燕国，料想此事不会再落到自己头上，倒不深究皇后的话意，佯嗔道：“母后又取笑儿臣了！”月芷却面向皇后，柔声说道：“母后，儿臣可不要出嫁，儿臣想一辈子留在母后和母妃身边侍候二位呢！”

永妃忍俊不禁，微笑道：“这种小孩子家的话，在南苑说说也就罢了，怎能在你母后面前说出来？哪有女儿家一辈子不出嫁的？母后和母妃可不能替代你未来的夫君。”

月芷脸色羞得绯红，不再说话。

祁皇后下旨撤宴后，云萝才携着小雨慢慢沿着御花园小径走向西苑，一路暗想道：“燕国太子地位高贵，若按长幼的排行顺序，她们都是我的姐姐，怎么会轮到我先嫁？但是父皇、母后既然选中我，必定有缘故。”

小雨默默地跟随着云萝身后，想劝解她几句，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主仆二人回到西苑拜见静妃时，静妃问及春宴情形，云萝终究是女儿家，含糊着不肯说，倒是小雨直言说了出来。

静妃听小雨将春宴的情形说完，不禁轻咳了几声，低头垂泪道：“苦命的孩子……都是为娘时运不济，不但被皇上厌弃，还连累你被她们欺负……嫁往燕国并不是好去处，当初皇上与燕帝虽然结过盟，但是谁能预料将来会怎样？万一动起刀兵，他们恐怕是不会顾惜你的……”

静妃昔日受宠之时，从祁帝口中听说了不少朝政军机，深知燕、祁二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云萝虽然并非她亲生，但是静妃膝下本无子女，见云萝性情温柔、聪明灵秀，日夜尽心在西苑侍奉，静妃心中早将她视如己出。二人虽数年宫闱寂寞，但是始终相依为命，故而这次静妃对云萝也是直言不讳。

云萝本性聪明，只消静妃轻轻点拨就明白其中关键，心中虽然凄惶，见静妃先伤心起来，只得先劝慰着她，取出一方绢帕替她拭去泪痕，温柔应道：“如今父皇明政、百姓安康，燕国既然有心和亲，料想不会有战事，母妃不用为云儿担心。”

静妃止泪凝望着云萝的脸，叹道：“若论你的品貌，绝对当得起燕国太子妃的封诰，只盼那燕国太子不要辜负了你，无论将来两国关系如何，都要善待你才好。”

云萝柔声地劝静妃不再落泪，待她安然睡下后，才回到西苑自己宫室内。

月上柳梢后，云萝躺在寝床之上，辗转反侧良久，心头只觉一片迷茫。见珠帘外小雨等侍女都已熟睡，也不惊动她们，披了一件银色羽缎披风，赤足套上一双金缕绣鞋，放轻脚步走下中庭台阶，到西苑花园内漫步。

月夜幽静，天际流云间点缀了几许隐约星光，云萝想起旧时谱过的一首琴曲《潇湘水》：“潇湘月色，云凝山秀，日增波媚，宜晴宜雨。况是深秋，更当遥夜，月华如水……”一时兴之所至，不禁走向偏殿琴室，手指轻巧地拨动琴弦。

云萝随意轻弄着琴弦，叩弦之声如冰似玉，若有若无的音符轻灵如水……云萝的眼前不禁飘飘忽忽地闪过十年前的丝丝记忆，那记忆刹那如电光般闪过，却又忽然渺然无踪。她依然不记得自己是谁。

她暗自伤怀，自己虽然贵为祁国公主，较之在街头乞食的流浪幼女们，也不过是不再受饥寒之苦而已，终究只是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一只帝国风云霸主玩弄于股掌间的弱小动物。

祁帝和燕帝，抑或其他霸主，所求的不过是一个完整的江山，然而古书有云